

花城出版社
章回武林小说

DONG
FANG DA
XIA ZHUAN



东方大侠传

宋梧刚

东方大侠传

宋 梧 刚

内 容 提 要

清朝末年，侠士余精武得峨眉异人传授上乘武功。艺成之后，凭一身绝技行走江湖，除大盗、打黑店、救弱女、斗盐梟，扬名西南。然而，豺狼当道，魑魅横行，只手单拳怎能打尽天下不平？他痛感个人行侠之路不通，带着深深的苦恼，东渡日本寻求济世良方。结识了宋教仁，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环球宣传革命。震慑保皇派，教训黑手党，击败美国拳王，教习华侨子弟兵，显威欧美，被誉为东方大侠。

全书以大侠传奇为经，以四海风情为纬，描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如诗如画的儿女柔情，革、保两派的明争暗斗，清末民初的社会百态。武术格斗场面紧张，拳路招数描写逼真，对源远流长、神奇莫测的中国功夫的介绍更是引人入胜。

东 方 大 侠 传

宋 梧 刚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675印张 240,000字

1936年5月第1版 193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 10261·781 定价 1.5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芙蓉国 奇山 奇水 出乖 乖儿 行五儿 险境 险遇 转新 运	1
第 二 回	守株待兔 哪能 遇异 人 诚可感天 无门 有进 路	9
第 三 回	代师受刑 牢房 又得 绝传 艺 经风历浪 僻地 亦非 安乐 窝	15
第 四 回	爱幼徒于 师传 神技 讲怨道和 尚医 敌手	22
第 五 回	傲弟子张 榜求 师 徐矮祖有 意熄 火	28
第 六 回	屡次试探 顽徒 三作 难 一片热忱 异人 再授 技	38
第 七 回	月圆功成 徐师 还道 窟 初肩重任 独鏢 走西 南	46
第 八 回	再生坡初 显缩 功歼 强盗 药王线飞 掷独 弹救 药农	56
第 九 回	铁头欺杀 水乞 佬 鏢师痛击 一指 徒	65
第 十 回	黑精祭宝 酒色 全无 功 武行侠二 上绝 虎山	78
第 十 一 回	四天王发 狠围 攻 自然侠负 重独 战	84
第 十 二 回	奸计考拳 淫棍 找死 一心行侠 弱女 倾心	92

第十三回	春城酣游游侠豪情人共仰 盐务保镖镖头妒意谁能知	102
第十四回	自贡遇奇人似曾相识 烟包传手札敢不经心	114
第十五回	马蹄集火起又火灭 望春坡大喜复大悲	122
第十六回	楚雄店夜话奇士异闻种种 将军洞对敌大侠威风凛凛	183
第十七回	功败垂成精武陷身混楼内 绝处逢生药农报恩驿道中	148
第十八回	龙凤呈祥情侣双飞侠人生幸 风尘显圣救亡有术善后多方	155
第十九回	感通寺净修谈神反失神 中和峰余忠惜别终成别	161
第二十回	义侠寻仇大观楼上盐泉显影 美人溅血翠湖官内奇士助拳	168
第二十一回	刻石埋剑魂伴黔姑去 闻新聆训心向东瀛飞	177
第二十二回	风帆鼓鼓精武转向精文 心意拳拳侠人怎忘侠事	184
第二十三回	三醉亭金钩李传鱼鹰技 镖垛场老师叔接远来客	194
第二十四回	石屋多情挽南侠 心湖逐浪向东瀛	204
第二十五回	群侠贺婚支喜酒 师妹送兄弹书寄情	218
第二十六回	精武无奈略显大侠威 梅花多情却遇铁石心	222
第二十七回	赁间里游侠传技 风吕中学子坚心	281

第二十八回	教授相邀演奇技 友人示意觅新知	283
第二十九回	保与革论战显真理 正或邪动手见高低	248
第三十回	肩重任精武返石屋 授龙头风雨溯大江	262
第三十一回	双龙头北地经寒 东北虎荒原试杰	273
第三十二回	山主服输甘附驷尾 九派合流齐归海洋	283
第三十三回	黑龙岗群雄送别 才北归又赴南洋	292
第三十四回	域外对条子亦告胜利 异邦显坚贞数越难关	300
第三十五回	铜钱歼湾鳄救死扶危 通讯附述评惩恶扬善	310
第三十六回	功夫客讲究仁义礼性 第一手不忘感化仇家	319
第三十七回	伤远离湖畔来信 涉重洋船上除奸	325
第三十八回	迎亲人酒香侨馆 警凶顽技惊圣城	332
第三十九回	三封信博士施计 无数功拳王倒霉	339
第四十回	公众求封东方便 精武训练子弟兵	347
尾 声	任重道远大侠返神州 何去何从长河显倒影	352

第一回

芙蓉国奇山奇水出乖儿 行五儿险境险遇转新运

却说那被誉为“湖广熟、天下足”的省份之一的湖南，文士们称为“芙蓉国”。它的境内有所谓“三湘四水”，均颇具吸引力。单说那四水，就各有特色：湘水最大，沅水最长，资水最急，澧水最险。

这条列为最险的澧江，从而今赫赫声名的两把菜刀起义的传奇英雄贺老总的家乡洪家关的上游——一线天的深峪开始，九曲十八弯地绕过高山削崖，来到大庸，汇合了千川百河，呼啸着，劈开巍巍石门，泻入那八百里云梦。

在她流经的地方，奇山异水，不可胜数。就说那被天神劈开的石门吧，据说潜修过闯王李自成，还传说他埋下一把宝剑，能得这柄剑的，将是一个奇人。

奇人出来没有，如今还无人指明。单知道那石门比邻的金银坪倒确实出了一个奇童，当地人叫乖乖儿，后来成了中国武术界泰斗，一代拳宗。

说来扫兴得很，这乖乖儿生来并非三头六臂，也不是虎背熊腰，却显得瘦小羸弱，只是过目成诵，聪颖超人。九岁

时，虽则还比不上骆宾王已能作赋吟诗，但《幼学》、《孟子》之类，倒是全点过了。乖乖儿在族房同辈中排行第五，家人便也称为行五，父母则谐音称为“星吾”，究寓何意，外人当然不知。从字面推测起来，就如“此吾家千里驹也”一样，意为吾家的智多星文曲星之类，怕也是八九不离十吧？！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骤得急病，丢下他母子二人，先归了地府阴曹。这九龄童克尽孝道，足不出户，终日陪伴母亲。母亲流泪时，他就读书念句，说也奇怪，这法子真比药石还灵。邻居有个塾师，说他真正学到了江左三才的蒋士铨的精髓，赞道：“马氏五常，白眉最良，余门诸子，行五最强。”

如此说来，这乖乖儿走上文道，应是笃定了。谁又会想到日后却走上武道呢？

命运的转折，有时似乎在一朝一夕之间。

次年正月，“五重”刚过，他便埋身在阴潮的书房中念书了。忽然，传来了母亲的叫声：“行五儿呀，俗语说得好：‘初一发狠早’啦！你不要这么早就痴在书斋里，今儿是第一回赶场，快出来跟邻伴走走玩玩，看看热闹，开心开心吧！”

母命岂可有违！乖乖儿便随同户外的人群，朝墟场而去。其时，严冬既已过去，高山上的残雪，自也化作了清澈的岩泉，蹦蹦跳跳地向长满花儿的原野跑去。小鸟在枝头歌唱，老树发油绿嫩芽，自然界勃勃生机，真有点“春风万里芙蓉国”的味儿了。在发霉的老屋书堆中呆读子曰诗云的孩子，当然是一身轻松，打起飞脚了。

赶墟途中，有个关羊坳，地势险要。众人正走近时，突然听到一声似鬼如怪的吼叫：“不许动，谁敢再动，就怪不得

老子们动武了！”吼声一停，十来个蒙面大盗冲了过来。

“这是‘关羊’呀！”经历过乱世险厄的人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舌子打颤，低声转告，有的吓得简直象筛糠。

“阿公，什么叫‘关羊’呀！”这九龄童当然什么也不懂，便问身边那位白胡子老倌。

“伢儿家，”白胡子老倌简直哭笑不得，但望着他那双无邪的又黑又亮的小眼睛，低声说道，“拢来些，拢来些，‘关羊’，就是强盗把你当羊羔一样，任他关押打杀……”

“妈妈娘呀！”九龄童吓得发晕了，禁不住叫了起来。一支雪亮的梭镖猛然在他眼前晃动：“小畜生，你是娘死了？还是爷过世？再嚷半句，老子宰了你！”

这时，一个挑箩担子的老头走了过来，用身子护着他，笑着说：“老哥，娃娃家吆，吓坏了，可要三牲酒礼，焚香收惊的。”

那蒙面人怪眼一鼓，正要骂时，挑箩担子的不慌不忙，随手丢了两颗黑丸子过去。这法宝真灵，强盗笑上眉梢了——原来是鸦片。那老头接着又解下头帕，给九龄童擦脸。然后，大大方方对着蒙面盗说：“俺下河洗头帕去，行喂？”他随手一扬，汗酸味确实呛人得很。黑面人忙把手一挥：“去去去。”“这担儿呢？”“老子在这里么！”老头不再说话，下河去了。

“搜。”大头目一声令下，蒙面盗们开始搜身了。他们叫男的一个个赤条条地集中到东坡，绝似一头头光屁股的羊，任他们搜括一尽。接着把女的赶到西坳。没办法，女人们只好脱光上身，下身也剥得只剩下一条单裤。“不行，堂客们的裤裆里最好藏宝！”几个蒙面盗吼着，妇女们脸变得象猪肝色，象母羊被宰般叫唤起来。

“噫嘻——”河下传来一声不甚清楚的冷笑。

笑声未落，蒙面盗们陡觉头上着了弹丸似的雨点，大骂起来，“死出来，看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豹子胆有吃，人胆倒有的！”话声仍是由下而上，只是清晰许多。

“原来是你这老家伙。哼，怕是活得不耐烦了！”说话间，五、六把梭镖马刀，上中下三路向他奔杀过去。

老头子并不紧张，把手中挽的湿头帕一抖，就好似精制的软鞭一样，霍霍弹动，呼呼有声，“叭”地一下，就把右侧一把马刀卷飞了。

“呵唷！”那匪徒变得赤手空拳，惊叫了一声。

“给我退下。”大头目觉得这一下扫了自己的脸，厉声呵斥。随后，他大刀一挥，给手下壮胆，“大伙莫慌，一个老僧怕他什么！”强盗们当然也并非全是笨蛋，于是又刀枪并举，团团包围上去，倒也使老头子一时未能施展。

“如何呀，单拳难敌四手呗？”大头目自鸣得意。

老头微微一笑，湿帕顿时化作一条凶龙，向前猛钻。蒙面强盗们只好散开，老头趁敌手后退之际，单身急进，湿帕化作点穴锥，朝左边一强盗的“百汇穴”打去。

“哟！”那盗倒了下去。

“哼！”当中那盗首气煞了，牙齿一咬，决定硬拼。

他看准湿帕一到，身子陡地一摆，一个纵步，向老头中路砍进。

老头疾退。

盗首胆子陡壮，獠身复进。

“呵哈，好了，好了！软索只宜远攻，不宜近击……蒙面盗们狞笑了。

“哈哈！”“哈哈！”分不清是谁在笑，却见盗首向后一倒，啪啦有声。“笑早了吧！我这老头的湿帕可不一般，亦鞭亦棍，能软能硬！”

说时迟，那时快，湿帕变成铁棍，一招“雪花盖顶”，把余盗的武器托开；紧一招“玉带缠腰”，又缠翻了一个；第三招“刀劈华山”，撕风裂帛。一个强盗见势不好，举刀来挡，可哪里能挡住？！那刀背反砍进他自家脑袋，一命呜呼了……

大伙走来向老头道谢。九龄童也一旁插言：“搭帮老伯救俺。”那老头一把抱起了他，“乖乖儿，谢吆哩！只要老伯还没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这双手就还要打抱不平的！”停会，却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只是，世风日下了，这类事情，怕是防不胜防啊！”他挑起担子走了，走了几步，回过头来，望了望跟上来的人们，“防人之心不可无，防身之术更不可少……”

“娘！娘！娘！”九龄童回到家门口，连喊了三声。

“乖乖儿，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了！”娘一把把他搂在怀里，看了又看，亲了又亲，象看不够亲不完似的。终于，作娘的说话了：“这回呀，只怪娘，让你出去赶什么场……要是在屋里，一刹黑，就把大门关得严丝合缝的，哪会遭什么风雨？！”娘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阵，便去厨房里，做了许多好吃的菜：冬笋煎蛋、红辣椒炒火焙鱼、盐菜蒸肉……端到儿子面前，一旁坐着，看着，又催着：“吃呀，多吃点呀，你不是最喜欢吃娘做的菜吆？娘知道，你最喜爱冬笋煎蛋，又甜、又香、又油、又脆……”然而，乖乖儿似乎神情恍惚，吃不

下去。“哟！”娘又说话了，“一定是受惊了！唉，贼子们造孽呵，吓了俺的乖乖儿呵！”娘急忙帮儿子洗脸，烫脚，捂上被窝，又急忙出外请人给他“收惊”，直乱到下半夜。娘才关好大门，解衣入被，亲着孩子发烫的脸蛋入睡。

“朵，朵朵，朵朵朵！”外面响起了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

娘紧紧抱住乖乖儿，一动也不敢动。

“哗啦——”大门冲开，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冲了进来。

“老板呢！死在哪里去了，还不出来接爷们！”一个蒙面盗大嚷着。有人说了句什么，那盗纵声笑了：“哈哈，真个死了，嘿嘿嘿！”另一个盗淫声淫气：“老板娘更好，快来，让老子压一压……”

娘哪里还敢伸出头来，大气也不敢吐一口！

“妈的×，你不出来，老子要你出来！”“嘶啦”一声，帐子撕开，被子掀起，蒙面盗们对着发抖的娘儿俩，钢刀直闪。

娘吓得抱起乖乖儿，哀求道：“大爷们，俺是孤儿寡妇，望高抬贵手……”

强盗里似乎也有个别心慈一点的。叽咕了一阵：“好吧，不难为你娘儿了！快把你家中的金银财宝，值钱的，搬得动的，通通交给爷们，不然，可就别怪俺们不客气罗！”

娘只好战战兢兢地照办。乖乖儿站了起来，看了看这伙强人。

“看什么？”一个蒙面盗吓唬他，“想认出俺们来么？”贼眼溜眄了一会，狂笑道，“小东西，俺倒认出了你哩！你不是

今上午去关羊坳那个小子么？算你走运，被那个老家伙护住了。可那个老家伙能护你一辈子么？功夫在他手上，不在你手上，老子们吃他不消，可吃得你消呀！关羊坳没捞到钱，到你家里捞还不是一样？嘿嘿，嘿嘿……”

乖乖儿听了，小手儿攥得紧紧地，可一声也不敢吭呵！强盗们走了。篋倒箱倾，搜括一空。娘儿俩相抱而哭。

哭了一阵，娘说：“伢儿，这班强盗太欺负俺孤儿寡妇了，这口气咽不下！你爹生前有个朋友，如今在澧州当游击。娘叫邻居叔叔帮着送个信，请他捕盗！”

邻居碍于情面，带着礼物和手书去了。两天后，才回转金银坪。

“怎样啦？叔叔！”乖乖儿满怀期待。

叔叔似乎不高兴，递过一封回书：“你们自个儿看吧！全在这上面了！”

叔叔走开了。娘说：“乖乖儿，你就念吧！”

乖乖儿小声朗读起来了：

……顷接手札，敬悉一切。小弟以为，只损财而未损人，亦不幸中之大幸矣！当今马乱兵荒，盗贼蜂起，剿匪之事，谈何容易！一般富豪之家，为求安全，多以重金供诸匪首，或以高薪聘镖师护院。舍此，无他途矣！望能小心待人，小心处世，苍天垂怜，或亦可幸免哉……

“唉，俺还要怎样小心待人处世呵！这日子……”娘泣不成声。

“娘，”乖乖儿突然喊了起来，“看来，官匪原是一丘之貉！不自卫，无以安，不自强，无以活。娘，”他喊声更大

了，“儿要学武去！象那挑箩担子的老伯伯一样……”

“也好，这怕也是一条正路。”娘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么几句细声细气的话，“去吧，只是别走得太远，叫娘牵肠挂肚的！行五，我的乖乖儿呀！”

“娘，”九龄童陡然回头，扯了扯娘的衣角，象哀求也象发誓，“您就别喊俺行五了，叫俺精武吧！俺学精了武艺，您就好了！”

娘淌着眼泪，喃喃地：“精武！精武！”

第二回

守株待兔哪能遇异人 诚可感天无门有进路

精武辞别了娘，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那个救过他的挑箩担师父。他又向“关羊”的老地方走去。老地方是很快到了，可是，人呢？过路人听了他的问话，禁不住笑了：“真是毛伢子，乳臭未干呵，一个无名无姓的过路货郎，你守株待兔，会碰得着么？”但那人却也有副热心肠，开导说，“你如真有颗向武的心，我介绍，谈不上介绍，叫做指引吧！”

“叔叔，您快讲吧！”精武竟摇起那人大腿。

“真是……”那人虽口头仍在笑，心儿却被孩子的赤诚感动了，“听说宝子盖山来了个游方和尚姓于，武艺好得很，只是——”那人不说了。

“只是什么呀？”精武催问道。

“脾气古怪得很，门都给他封死了呢！”

“那——”精武开始哭丧着脸，很快，反而笑了，“叔叔，和尚他走哪里出进呢？”

“问得好，这就是他超人之处呵！”

“敢莫是飞来飞去？”

那人点头，精武拍手欢笑了，果然武艺高强呵。

“别快活早了，还有个‘只是’咧！”

“这个我不愁，孟冬哭竹冬生笋，王祥卧冰雪托鱼。”蹦蹦跳跳着走了。

三天后，精武来到宝盖山，问起于老和尚。住持笑了：“娃娃，别白费劲了，他是一双野猫脚，谁能找到？”

可住持毕竟拗不过小翠牛。终于指引他去了。当然罗，精武既然上了山，还能空手回去么？可是，天！当他亲眼看到那老和尚的住处时，却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周围是青砖砌就的围墙，高达两丈，大门也用青砖堵死。这可怎么去求教呢？正束手无策，只听里面传出声音：

游乐乎，出繁冗喧哗以外，

观止矣，在虚无缥缈之间……

随后，袅袅青烟由墙内飘出。

精武自然不谙其中玄理，但这希奇现象更使他按捺不住。

“管他的，先喊应师父再说。”仔儿家是单纯的，毫无顾忌地连声唤叫：“师父，师——父，师父呀……”

“谁呀？”里面传出一声瓮声瓮气的回答。

“我，一个九龄童，想跟您学武艺来着。”

“呵，谁叫你来！”

“一个过路的叔叔！”

“哈哈！”这一笑声之后，再听不见和尚的声音了，精武的叫声，却不绝如缕，师父长师父短地，一直继续到黑夜来临。

“嘿嘿！这娃娃该是喊累了，回家吃他奶去罗！”和尚跃上墙头，笑着自言自语，“好了，我该去补上白天耽搁的功夫了！”随即飘下，刚一落地，却发现有人抱着双腿。

“谁？”

“师父呀，就是喊了一天师父的我呀！”

“你还没走呀！”和尚一摸，果然是一双伢儿家的嫩手。

“嘻嘻！您不答应，我夜里就睡在这儿，日里再喊！”

“夜里怎不喊呀！”

“怕惊破师父的梦呀！”

“唉，真没办法！”和尚嘴里这么说，心里已很喜欢他了，
“好吧！破个例，暂时收下你。”

“呵嚯！”精武欢喜得跳了起来，搂住和尚光溜溜的头。

于和尚单手扶起他，轻轻一纵，又返回无门寺院。

进得院来，于和尚丢过一个蒲团垫，让精武坐着叙述原委。自己反剪双手，踱来踱去，静听这娃娃讲来龙去脉。许久，他才发话：“贫僧早已脱身江湖，本不想再惹红尘，寺院无门可入，就为这个！”“师父，”精武又抬起无邪的眼睛说，“您为哪样看破红尘呀！”对于伢儿家的这些问话，于和尚当然无法说明，他苦笑了一声：“娃娃，你太幼小，讲了你也不懂。你既然来了，就住下吧，先从基础功夫学起。”

第二天清晨，于和尚便叫精武早起，开始练呼吸功，站桩。于和尚先作示范：两手插肋际，腰直，头正，双目平视，用鼻呼吸，矮裆，11字式，然后让精武练。并在一旁不断纠正他的姿势：“不要低头勾腰，武林格言：低头牟腰，传授不高。不要勉强，累了就得歇息，否则易伤内脏……要意存丹田，用道家数息法，先由一数到十，由十到五十，开始不要数得太多，单纯容易入神。慢慢再增，一百，二百……”

半小时后，看到徒儿已有疲态，就令收桩，进屋休息。

一月后，操习十八罗汉手：先排步直立，呼浊吸清，挣